

「何鴿少爺，您的包廂已經準備好了，隨時都可以上去。至於這些戲班姑娘，杜鵑姊已吩咐我們在戲臺後方備了一個房間，姑娘們可以在那邊為表演做準備。」

「知道啦！」玲梟拉起燕如雪的手，「燕姊姊，我們走吧！」

一隻大掌覆上她的，阻止燕如雪的離去。

「抱歉，玲梟，燕如雪今天不唱戲。」

何鴿的嗓音在耳旁響起，燕如雪雙眼微睜，不解地望著身旁的男子。

「為什麼？」幾乎是同時，燕如雪和玲梟發出了疑問句。

「沒為什麼。」

「何鴿少爺，你不能無緣無故阻止燕姊姊上臺啊！」有個女孩哭喪著臉，「少了燕姊姊，光憑我們哪能唱得好戲？」

「妳們總不能永遠依賴燕語的歌聲。」

「何鴿少爺，你突然要求這些姑娘靠自己，這也太強人所難了。」其中一名領路的大漢出言幫女孩們說話，「更何況，來這裡的人肯定都想聽燕語唱戲……」

「他們想聽她就得唱？」何鴿笑著反問。

「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……」

「那你什麼意思？」

大漢是什麼意思燕如雪不清楚，但何鴿的想法已經再清晰不過了，他不希望燕如雪上臺。

「玲梟，今天全看妳的了，」燕如雪出聲，「別丟何家的臉，我在戲臺下看著呢。」

玲梟把眼珠子從燕如雪這方繞到何鴿那方，再轉回燕如雪身上。

「知道啦！」玲梟索性鬆手，臉上浮現著自信的笑，「那燕姊姊妳可得好好看我大顯身手，說不定這絕代歌姬的位置會換個人坐呢！」

語畢，玲梟踏著不羈的步伐，牽著戲班的女孩們離去。

待玲梟走遠了，何鴿這才輕聲問著燕如雪。

「妳不擔心？」

「擔心什麼？歌姬的名號？」燕如雪答得雲淡風輕，「我什麼時候在意過那種東西了？」

「那妳在意什麼？」

燕如雪抬眼看了何鴿一眼，「你明知故問。」

聞言，男子臉上的笑顏燦爛了幾分，他牽起女子的手，緊緊握著。

「咳咳，」一旁大漢尷尬地清了清喉嚨，提醒兩個氣氛正佳的人，「何鴿少爺，請問我能領您去包廂了嗎？」

「當然，麻煩你了。」

「那這位小姐……」

「她和我一道去。」

領路人眨了眨眼。唉呀，商家少爺和崑曲女伶，這兩人之間的關係肯定不單純。

「喔，這樣呀！那兩位隨我來吧。」

燕如雪和何鴿來到杜鵑準備的包廂。

雖然不是第一次單獨相處，但不知怎麼的，今天燕如雪有點心慌。或許是氣氛使然，也或許，是因為何鴿還緊緊牽著她的手。

目光流轉，她把目光從兩人的手移到一樓的場子，京華樓裡人漸漸多了起來，問候聲和招呼聲此起彼落，熱鬧非凡。

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忽然躍進燕如雪眼裡，不見平常的舊軍裝，那人穿著一套嶄新的西服，跟在一名年紀稍長的男人後面進樓。

李飛鷹？他來這裡做什麼？

「在看什麼？看得這麼專心。」何鴿湊向她，順著她的目光望去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我好像看見了一個熟人……」

「真的？哪裡？」

「在……」

燕如雪伸手想指，卻發現那抹身影已經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是她錯看了？再仔細想想，李飛鷹也不像玩得起競標拍賣的人，也許她剛剛看見的那人，不過是與他相貌相似的人吧。

她搖了搖頭，對何鴿道：「沒看見他，八成是我錯認了。」

「是嗎？真可惜，難得聽妳說有熟人，本來還想會會的。」

「下次有機會再介紹吧。玲臬她們什麼時候會登臺？」

「再過一會兒吧。」何鴿看了手錶一眼，「應該快了。」

話語剛落，戲臺上的布幕彷彿在應著何鴿的話緩緩升起，音樂漸漸從樂隊裡飄揚而出。

有些人注意到站在二樓的燕如雪，紛紛對她投以疑惑的眼光，似乎是在納悶這位名揚上海的女伶怎麼不登臺。燕如雪見狀，也懶得多費唇舌解釋，正想跟何鴿提出回廂房的意見時，她覺得自己的腰肢被一股力量攔住。

何鴿摟著燕如雪，嘴角含笑，而她心底微微一驚。看到這副光景，眾人心裡有了底，目光閃爍，心照不宣地把眼光轉回戲臺。

「進去了，坐下來聽戲。」

「你故意的？」燕如雪眼神複雜。

「妳說呢？」

燕如雪沒答話，今天來京華樓的都是些上流人物，剛剛的那番舉動，無疑是直接向那些大人物宣示了他們的關係匪淺。

為什麼他要這麼做？

「生氣了？」何鴿問著沉默的燕如雪，心裡有些慌。

「沒有，我沒生氣。」燕如雪搖頭，恢復平時的淡漠，「只是你這麼做，莫小姐怎麼辦？」

何鴿一愣。

「怎麼又提起她？我不是說了，我不會娶她嗎？」

「那是你說的。莫地主同意嗎？你父母同意嗎？」

何鴿沉默。

燕如雪眼睛飄向戲臺上的玲梟，這玲梟唱得的確不錯，只可惜在情緒方面有些拿捏失當了，明明是歡喜活潑的段子，怎麼她聽來卻有種心疼的感覺？

「我只想和妳在一起。」他低聲說著，「妳是不是不相信我？」

燕如雪聽見他所說的話，卻裝作沒聽見。她相信他的情意，心中卻有股說不出的不安，整顆心煩悶得很。

就在此時，一名服務生推開了廂房的門。

「何鴿少爺，拍賣會快開始了，我來送目錄給您。」

服務生把目錄遞到何鴿和燕如雪手中，除此之外，一些精緻的酒菜也被呈了上來，整齊地羅列在桌上。

燕如雪疑惑地看著服務生的動作，她不記得他們有點餐。

注意到燕如雪的目光，那使者含笑解釋道：「這些是本店招待的，畢竟何鴿少爺今天可是個重要角色。」

重要角色？

「何鴿少爺！今天小店的服務合您的意嗎？」老闆杜鵑娉婷地走進包廂，手中還拿著一只紅燈籠。

「很不錯，不愧是上海第一樓。」

「杜鵑在這裡先謝過何少爺的讚美。」杜鵑微微鞠躬，「若是小店有什麼服務不周的地方，何少爺別客氣，儘管提出來就是，何少爺今天最大，得罪不得的。」紅燈籠再加上杜鵑的那番言論，燕如雪明白何鴿今日的身分。

「你今天要做點燈人？」燕如雪略感訝異。

點燈是拍賣會上的特有文化，持燈者若燃起了燈火，便意味著他要負擔每位得標者所支出的金額，這對競標者而言是太大的好消息，無論他喊出多高的價錢，最後荷包失血的也不會是自己，而是那位點燈人。

通常點燈人的心態多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富有，或者是要引起人們的注意，但何鴿並不是會誇耀自家財勢的人，對於何鴿點燈一事，燕如雪完全摸不清他的想法。

「是啊，我今天是要點燈沒錯。」何鴿伸手欲接過燈籠，燕如雪早他一步按住了他的手。

「怎麼突然想當點燈人了？」

「只是想試試看。」

「試什麼？一個弄不好，你傾家蕩產也搭不上。」

燕如雪之前待的歌樓偶爾也辦拍賣，她看過人點燈，也看過不少天真的紈褲子弟因一次點燈而敗掉大半祖產，她知道燃起那一次微小的燈火，背後要付的代價有多大。

何鴿看著燕如雪，忽然覺得很有趣，他很少看見燕如雪這麼慌張的模樣。

「如雪，我家沒脆弱到禁不起一次點燈。」

他家的事業幾乎遍及全國，商業版圖遼闊，金錢方面確實不虞匱乏，但就算是如此的何鴿，也沒辦法三天兩頭點燈，裝一個散盡千金終不悔的闊氣少爺。

所以他這輩子只打算點一次燈，為她。

「這燈，是為妳點的。」

聞言，燕如雪愣了愣。

「何鴿少爺，這燈您還點不點啊？」杜鵑的手擱在半空中，很是尷尬，「我的手有些痠了。」

「點。」何鴿一笑，從杜鵑手上接過紅燈籠，「謝謝妳了。」

看何鴿堅決的樣子，燕如雪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只能順著他的想法。

火柴劃過虛空，一段熾熱的舞蹈在接觸燈芯的剎那稍止，而後又燃起另一種光采，燈籠在何鴿手上閃著炫目的紅，男子緩步走到迴廊上，看見豔紅燈籠的瞬間，燕如雪聽見一樓傳來陣陣驚呼。

喧囂當中，那人的聲線依舊清晰可辨，無人能忽視。

「點燈人何鴿，在此宣布，拍賣開始。」

宣布拍賣開始後，李飛鷹這才把目光轉回了眼前的桌子上。

今天長官帶他來此，是為了向洋人籌措軍餉，讓曾跟傳教士學過英語的他來當翻譯。

入了京華樓，便有一人領著他們無聲而快速地進了一個隱蔽的包廂，那包廂裡頭有一張圓桌，圓桌旁放著好幾把椅子，一名穿西裝的男子已在裡面等著他們了。那人的頭髮是紅褐色的，留著大把棕鬚，一雙金色的眼眸直盯著他們，神情略帶著點漫不經心。

男人還帶了個小女孩，小女孩的五官立體，像個洋娃娃似的。她沉默地在一旁串珠子玩，見他們進來，也僅是抬眼冷漠地看了他們一眼，又低下頭去串珠子，對這兩個人毫無興趣的樣子。

「坐吧！」那洋人男子說道，轉了轉手中的茶杯。

李飛鷹的長官入了座，李飛鷹在他旁邊坐下，小女孩就坐在李飛鷹正對面。他一邊為兩人翻譯，一邊不自覺地以餘光觀察小女孩。小女孩串好了一串珠子，有了個項鍊的雛形，便把其中的絲線抽出，珠子撒在木盤裡，她再度從盤中拾起珠子串起來，如此反覆了好幾次，小女孩不嫌膩，自得其樂地玩著。

「史密斯先生，我們急需採購一批槍械和彈藥，共軍一路南下，沿途劫掠，各地動盪不安……」

「先生，你好像搞錯了，我不是你們中國的官員，我只是一個商人，你們的內戰關我什麼事？」史密斯先生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，「坦白說，只要不觸犯到我的商業利益，這片土地誰來管都一樣。瞧，即便是這時局，買寶石的人還是一樣多，這裡還是挺熱鬧的，是不是？」

李飛鷹如實將男人的話翻譯予長官聽，果不其然見他眉頭深蹙。

長官僵著臉色，隱忍憤怒那般說道：「呵，你們美國人不是很怕蘇俄嗎？你知不知道那些共軍的背後就是俄國人？他們打下來，你以為你的生意還做得成？」

長官的話語如機關槍，說得急了，嘴角的白沫子還會噴出來。李飛鷹一面聆聽長官的話，一面想用委婉的詞彙譯過一遍，造成口譯的速度跟不上，他分神想著要

不勸長官冷靜點，卻始終找不到時間點切入。

「……共軍拿下的城越多，你們這些資本階級的處境就越危險，我看你們這群洋鬼子屆時怎麼辦！你們還不是靠著我們才能在這兒賺中國人的錢？」

史密斯先生雖然沒辦法完全聽懂對方的話，可從對方的臉色和語速，他也瞧出了對方態度不善，臉色也隨之沉了下來，不等李飛鷹翻譯，他率先開了口。

「你們這是在威脅我？」

他以英語質問，李飛鷹一下子慌了，他強迫自己鎮定下來，忙著打圓場，「不是的，先生。我們沒有這個意思。我們只是愛國心切，所以著急了些……」

「喇啦」一聲，小女孩不小心翻了木盤，裡頭的珠子灑落地上，無數珠子在地上「噠噠噠」地彈跳著。史密斯先生無奈地輕斥了小女孩一聲，她抬頭看了她的父親一眼，倒也不怎麼害怕，自己溜下座位，獨自撿起珠子來。

史密斯先生冷著臉轉移目光，看向包廂窗外徐徐而過的珠寶箱子，道：「我們晚一點兒再說吧！讓我先看看這次的商品。」

李飛鷹見兩個大人物僵持著，一時無事亦無從搭話，遂幫著小女孩撿珠子，他從地上拾起一顆珠子，發現它是木頭製的，打磨、抹油過了，一點都不扎手。

他以指腹磨蹭著，比起冰冷的礦物，他更喜歡這些木頭製品。木頭有溫度，價錢大致上也比那些寶石、鑽石、琥珀便宜，他在老家時經常做些木雕或小玩具送給鄰居，小孩子的手意不怎麼好，可是心意卻是實的。他憑著那些小東西交了些朋友，當中有個模樣特別好的小姑娘，後來小姑娘隨雙親搬走了，他記著她很久，卻不確定對方有沒有認出他。

「你喜歡這些東西？」小女孩看著他，冷不防地以英語說道：「你是中國人可是會講英語，為什麼？」

「我以前在傳教士辦的學校讀過書，神父人很好，是他教我英文的。」他對著女孩眨了眨眼，「我說得好嗎？」

「你的英文說得很好，但你不會因此變成英國人。」小女孩先用英文說了這句話，接著低聲用中文說：「我說中文很好，可是我也不會變成中國人。」

「妳是個聰明的女孩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的父母經常說我很聰明，他們說我太聰明了，以至於不能很好地跟人相處、跟人交朋友。他們說我應該偶爾表現得笨一點。」

李飛鷹看著眼前的小女孩，女孩讓他想起燕如雪，一大一小在初見時都同樣待人疏離冷漠，性情極冷，待人接物總是謹慎，管著一顆心從不輕舉妄動，但一顆心要是給了出去，便再難移情。

「嘿，我認識一個挺聰明的女孩，和妳一樣，可是她有不少朋友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！而且她還特別會唱歌，她唱的曲子是整座城裡最好的。對了，我給妳送個禮物吧？這樣我們就是朋友了，我可以在這木珠子上刻圖案嗎？」

小女孩點了點頭，讓出一顆木頭珠子。

「妳想要我刻什麼？妳的名字嗎？」

「我的名字是梅維絲，是畫眉鳥的意思，牠是一種很會唱歌的鳥。你可以刻出來嗎？」

「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！」

李飛鷹從口袋裡摸出一把小雕刻刀，細細地在小珠子上雕刻起來，圓頭、鳥喙、長尾及眼周的窄紋……雕琢諸多細節後，一隻栩栩如生的畫眉鳥在小小的珠子上引吭高歌。李飛鷹在雕刻的過程中，梅維絲在一旁目不轉睛地看著，大氣都不敢喘一下，直到將珠子交到女孩手中時，她的眼眸一下子亮了起來。

她捏著珠子放在眼前端詳，稱讚的話雖然沒說出口，可是李飛鷹從她的表情中看得出來，她很喜歡。梅維絲收妥珠子，又拿起一顆塞到他手中。

「再刻一個。」

「好呀！要刻什麼？」

「都可以，給你自己的。你為自己刻一個吧！給你了。」

他想了想，動刀雕刻，在小珠子上刻下一隻在他心頭徘徊不去，日日盤旋的燕子。

「梅維絲很少和人這麼親近。」

史密斯先生如斯說道，使專注雕刻的李飛鷹嚇了一跳，猛地抬頭，猝不及防地對上他的眼睛。

對方看上去不像方才那麼生氣了，雙眸柔和了些。李飛鷹不知道他暗中注意他們多久，但他從對方看向梅維絲的眼神中，察覺史密斯先生對自己女兒的疼愛。

李飛鷹心中澄明，或許，這能成為談判的籌碼之一？

「令千金非常乖巧聰明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快速收拾好東西回到桌邊。

「是。有時簡直太聰明了些。」史密斯先生搖了搖頭，故作輕鬆地把話題繞回先前中斷的地方，「我們方才說到哪裡了？我若是『投資』你們，我能拿到什麼報酬？」

「待局勢平穩，我會向上頭協議調降你們的關稅……此外，我們會用黃金交易，你不必擔心貨幣貶值的問題……」

李飛鷹以英文提出先前和長官商討過的條件，史密斯先生聽了，不以為然地問道：

「還有呢？」

李飛鷹與他的長官商談了一會兒，提出能以保護史密斯一家為條件，他的長官點了點頭同意了。

「還有……若是此城淪陷，我們會保護您和您的家人安全離開此地。」

對方聞語不禁大笑起來。

「你們知道有多少人已經用此為條件和我談生意了嗎？但我想多些保護也不失為好事，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，是不是？」史密斯先生眯著眼看他們，「那就這樣吧！過幾天我會把你們要的東西送過去。年輕人，你再陪我女兒一會兒吧，她看上去很喜歡你。」

梅維絲湊上前來，抓著李飛鷹的手翻來覆去地看，她睜著一雙大眼看他，彷彿在問著方才的木珠子去了哪裡？李飛鷹翻過口袋底掏出方刻成的珠子，遞到她眼前。

「又是一隻鳥？」她仔細比對著兩顆木珠子，「牠們不一樣，這隻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一隻燕子。看到牠的尾巴了嗎？是不是很像剪刀？」他放柔聲嚶為小女孩說明著，「牠們會在富貴人家簷下築巢，會飛離原本的家過冬，等氣候溫暖之後再飛回家。」

「喔。那你很喜歡燕子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把小小的木珠子收進掌心，木頭的紋理與刻痕似乎落在他的掌紋裡貼合，木頭溫暖的質地熨著他的手，「我很喜歡。」

他將目光從那一方包廂小窗投去，彷彿能透過窗子看見那美若天仙的女子，但實際上，從他的角度看去，他什麼都見不著。

事情已談妥，李飛鷹與長官兩人便無理由在此地逗留，他們起身告別。梅維絲將自己的小木珠子全送給了李飛鷹，她拉開他的口袋，將一整盒珠子小心地倒進去，李飛鷹頓覺自己的口袋沉了不少。

「全送給你。我的朋友。」

他看向史密斯先生，對方朝他友善一笑。「你就收下吧！梅維絲可喜歡她那些小東西，在家裡誰都不理，只串著它們玩，她把它們送給你，你可得好好珍惜。」

「我會的。謝謝妳，梅維絲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梅維絲語調老成地說：「希望你和你的燕子都很好。」

CrescentFamily